



Source:

TOPICK HKET

Title:

【非常醫生】會說廣東話的印度醫生薛達 熱愛科學因袁國勇投身微生物學成其門生

Year:

2020

URL:

<https://topick.hket.com/article/2672939/%E3%80%90%E9%9D%9E%E5%B8%B8%E9%86%AB%E7%94%9F%E3%80%91%E6%9C%83%E8%AA%AA%E5%BB%A3%E6%9D%B1%E8%A9%B1%E7%9A%84%E5%8D%B0%E5%BA%A6%E9%86%AB%E7%94%9F%E8%96%9B%E9%81%94%E3%80%80%E7%86%B1%E6%84%9B%E7%A7%91%E5%AD%B8%E5%9B%A0%E8%A2%81%E5%9C%8B%E5%8B%87%E6%8A%95%E8%BA%AB%E5%BE%AE%E7%94%9F%E7%89%A9%E5%AD%B8%E6%88%90%E5%85%B6%E9%96%80%E7%94%9F>

擁有印度人外表的港大微生物學系臨床助理教授薛達，兩年前因人類感染大鼠戊肝個案首現幕前，當日坐於微生物學權威袁國勇旁，以英語作解說；但非土生土長的薛達為向病人問症，做好醫生角色，現時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，接受訪問時也是以廣東話作答，他說自己習醫時更因袁國勇研究大開眼界，投身微生物學鑽研。

原名 Sridhar Siddharth 的薛達於印度出生，十多歲時才跟隨從事銀行業的父親來港定居，踏足香港之時，正是沙士一疫之後；惟初到貴境時不諳廣東話，加上印港兩地差異，根本不適應香港生活，只願留於父親同屬印度藉的同事、家人，或是外國人的社區，根本談不上要學廣東話。



▲ 薛達十多歲時隨父親(左)來港定居，並入讀港大醫學院習醫，至醫科三年級時父母因工作遷居印尼，餘下薛達一人孤身在港。圖為 2007 年薛達父親出席兒子頒獎禮。(受訪者提供)

薛達坦言，早於 10 多歲時已深知自己對科學感興趣，亦熱衷於醫生的臨床決定，可對病人有即時正面影響，短期滿足感極大，早已萌生報讀醫科念頭；他

記得港大醫科面試時，曾被教授質疑要於香港行醫就必須講廣東話，問他能否應付：「那時我真是唔識死，跟教授說 5 年是好長時間，好多事可以發生，亦冇好多事可以學得到。」

那時的「唔識死」，卻於三年級時碰壁，父母因工作遷到印尼居住，餘下薛達孤身一人留港，身邊的舒適圈忽爾消失；更要走入病房首度見病人問症，眼見同學都可與病人對答如流，自感壓力驟增。

薛達大嘆廣東話是全世界最難學的語言，但為了做醫生，只能硬着頭皮去學、去問。他說：「同自己講無辦法，想第時做一個好醫生，今時今日一定要學好廣東話及醫學。」如是者日日迫自己多聽、多講，入內科病房數月後慢慢就跟上進度。



▲ 港大兩年前首揭人類感染大鼠戊肝個案，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(右)聯同薛達(左)就個案展開研究，薛達更首次見傳媒交代有關發現。(資料圖片)

薛達熱衷科研又想行醫，似是注定要走微生物學之路，但真正奠定要走這路，卻是習醫時到微生物學系實習的一星期。那時他天天與袁國勇團隊午飯，分享奇難雜症及最新研究，其中有一天袁國勇分享如何以新方法找出貓身上的新病毒，令他頓時大開眼界。

我聽完覺得好犀利，醫生多是專注人的健康，盡量看病人，這裏卻完全 go outside the box，不止要考慮人，亦要慮及整個環境。

薛達 2017 年加入港大微生物學系，與袁國勇午膳至今天天如是，風雨不改。他說：

除了人類細菌或病毒，港大對動物的細菌或病毒亦好有興趣，看到好多次疫症例如今次新沙士（新冠肺炎），都是由動物跳入人類，要盡量對動物病毒有新理解，就可預測下次或跳向人的新病毒。

離開家鄉 17 年，現時說得一口流行廣東話的薛達早已當香港是「家」，問及可會返回家國從醫，他稍作考慮後回答，形容印度與香港有人須深切治療，都同樣需要醫生，自言已當香港是「屋企」，於港大亦已有自己的研究方向，手上仍有研究項目待完成，至今未想離開。



我在香港睇病人、幫病人都好有滿足感，將來就不知道，如果有某些因素令我做不到自己份工，當然離開是可以考慮，但不會是我第一個選擇。

更多薛達專訪內容：

學習廣東話感激病人：<https://bit.ly/2UUx8wC>

解構咖哩薑黃素抗疫謬誤：<https://bit.ly/3edfzPS>